



果树开花的时候

李根全 著

通俗读物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這本書包括五篇散文，作品描述的，都是我國东北部延邊區朝鮮族人民的生活概況。有頌揚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的，有對老年人的辛勤勞動和幸福晚年加以贊美的。作者是朝鮮族的青年，從作品里洋溢着愛祖國、愛家鄉、熱愛勞動人民的深厚感情。

果樹開花的時候

李根全著 朱草超繪圖

*

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何胡同73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051號

民族印刷廠印刷·新華書店

*

總號0841 開本787×1092號1

印張1 9/16 字數28,000

1956年5月第一版 1956年5月第一

印數：1—35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08·22

定價：(5)一角二分

K26
L328

目 錄

年輕的爺爺.....	2
果樹开花的時候.....	11
在雨夜里.....	23
農閑季節.....	33
她的青春是美麗的.....	41

年輕的爺爺

傍晚午，天空沒有一點云彩，也沒有一絲風，挂在當空的太陽像在噴火，山坡又干燥又悶氣。

我費了好大的勁，才爬上嶺崗。偶而有一陣微風掠過，頓時感到清涼而痛快。我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，向山前望去：山根底下是一片低矮的朝鮮族式的房屋，高高低低的綠楊樹遮蓋着房頂。村前是一片肥沃的莊田，谷苗復蓋着油黑的地面，遠望去像是一片青綠的地毯。大田的那邊是寬闊無際的水田，鏡面般的水面上，青青的幼苗隨風舞動着。水田的那邊是一條河，河那邊又是一片大田，再那邊……阻不清，只是綠油油的一片！

“哈，多麼美麗的田園！”

我輕輕自語着，又向前走了幾步。忽然在西山坡上展現出一片豬羣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黑的，有白的，……一個個吃得肥肥胖胖。

“一個、兩個、三個……”豬撒着歡兒到處亂跑，查不清有多少個，看樣子足有一百多口！

忽然，從後面傳來山歌聲。我猛一轉過身，往後一扭，後邊一棵小榆樹底下斜躺着一個老人。他半眯着眼，望着山

下一片青綠的庄田，嘴里不住的哼着山歌。

曲調虽然是不大惹听，然而，听得出那声音是从一顆愉快的腹鼓鼓的心里迸發出來的！

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立刻被这老头子吸引住，我禁不住問：“老大爺，你是放猪的？”

老头子坐起來望了望，从嘴角拿出小烟袋，說：“啊！”

“这是誰家的一羣猪？”我向他走过去。

“誰家的？”老头子嚴肅地說，“誰家能有这么多猪？是黎明農庄的，……”他以为我沒听懂，又补充了兩句：

“你沒听說過金时龍^①嗎？这是金时龍農庄的！”

“金时龍？就是那个農庄主席？啊，我認得他！”

“那么，你是常來的了？”

我笑着点了点头。

他見我点头称是，便高兴的笑着，臉上的皺紋也笑开花啦。他說：“我就是这个農庄的放猪……”他好像說錯了話似的，馬上又訂正道：“不，是飼养員！嘿嘿，老腦筋！……”說完他格格地笑了。

“他就是農庄主席介紹过的那位金光燮！”我猛然想起了金时龍給我介紹过的那个老头子。禁不住問他：“你就是金光燮老爺爺？”

① 金时龍是延吉縣黎明集体農庄主席，他曾出席过全國工農兵代表會議，曾隨中國農民訪苏代表团去苏联參觀，又是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。

他沒有立刻回答我，也沒有笑，也沒有說什麼，像是不滿意我這樣稱呼他。過了一會，他說：“老爺爺，心可年輕着哩！”

我於是想起了金時龍說給我聽的那段故事。怎麼偏偏把它忘了呢！

事情原來是這樣：他不願意人們稱他老，他自己不承認自己老。他把鬍子總是刮得光光的。對一切事物總是那麼充滿信心。他把農莊看做自己的家，什麼事情，他都要參與進去叨叨兩句，他還拼命的跟年輕人比，想把自己完全變得像現代的年輕人一樣。

不管怎麼樣，他總是個老人，年紀（六十二歲）在那擺着。按着朝鮮族人的習慣，莊里的年輕人，就得管他叫“老大爺”或“老爺爺”，叫不出別的什麼……。

一天，第三生產隊的明植上牧場去給他送飼料。他知道金光燮老人的脾氣：愛豬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，不僅是大伙這樣說，並且他常常親眼看見那些感人的事件。去年夏天，“巴克夏”母豬下了崽^①。老頭子非常喜歡這些小豬，他說這些小豬是牧場的希望，將來牧場都要繁殖這種“巴克夏”豬。可是這些小豬有的腿短又胖，走不動道。開始，他每次去放豬，在回來的時候，都抱著它……慢慢的習慣後，每次放豬回來，這小豬就在坡上一動不動的站着，抬著頭望著他

① 北方人把母豬生了小豬，叫作母豬下了崽。

直叫喚……

老头子滿臉帶笑地說：“小挨刀的，你又……”

虽然嘴里这样罵，他的步子早向它移去了。

一天，明植見他又抱着小猪回來，便問他：

“你怎么成天抱着它？”

老头子笑啦，說：“可你又能怎么样？它站在那里不走。”

有一次，明植把飼料送晚了，老头子火啦，板着面孔說：“你們都沒長心？人不吃飯餓不餓？”……

“这回他还能說啥！”明植想着这些往事，走近牧場跟前，正看見他在猪圈跟前提着猪食桶跑來跑去。明植老远就打招呼：“老爺爺！”

明植滿以为他会立刻跑出來迎他。不料，他头一抬，瞪大眼望着他，一步也不动。等明植走近他，他說：

“再不准你叫我老爺爺！”

“我爸爸管你叫大叔，那我管你叫啥呢？”明植天真地說。

“这——”老头子一时說不出來。

明植灵机一动說：“老爺爺这不能改，可在上边加上‘年輕’兩字，叫你‘折勒悶哈啦脖吉’^①好嗎？”

从那以后，“折勒悶哈啦脖吉”，就在人們中間叫开

① 折勒悶哈啦脖吉，就是年輕的爺爺。

了。青年人一見他，就逗笑地說：“折勒悶哈啦脖吉！”

老头子笑笑說：“去，去！”他嘴里虽然这么說，心里却非常的得勁。

我想着这些事情，扭头仔細地瞪着他，他的臉又淨又光。哪像是六十二歲的人呢？仿佛，比現在的年歲要年輕二十歲！

老人家用眼睛扫了一下撒欢的猪羣，又望了望我，然后笑笑說：

“喂，喂好这些猪……咳，同志，我这个差事不簡單，可不簡單哩！……”

老人家連連說了好几个不簡單。我听人們說，他总是把自己的工作看得那么重要，那么不簡單。他一碰見人，就向別人說：“咳，这事可不簡單哩，不信？你看……”於是他就說：这是大家的公共財產啦，那些母猪一年能下多少崽啦，又能給農民增加多少財富啦……說得头头是道，条条是理。你只好应着他說“重要”、“不簡單”。若不，他就会拉下臉子，和你吵起來。去年有过这样的事情，那是开鋤头遍地的时候，連下了几天雨，地里的草苗齐長，要不突击鏟趟，就要扔地。一天，農庄的文書尹承根正帮着第三生產隊長研究推行記件包工制。就在这时，老头子找來了，他說：“老尹哪，猪馬上就沒了吃的啦。”

尹承根正在聚精会神地計算标准工，沒听清老头子說的

什么，因此沒有回答他。老头子又說：“听见嗎？猪就要沒吃的啦，你忙，你先給我开个介紹信，我自己上城里去拉飼料。”

老尹沒在意地說：“你先等等，你这事不太重要，等我把这个計算完……”

沒等老尹說完，老头把臉子一拉，嘴唇一抖動說：“你这叫說話！誰說这事不重要，这不是農庄的財產？一百多口猪，沒了吃的，出了事，你管？……”

尹承根也是急性人，点火就着，他哪能受得了，他一扭头說：“你嚷什么，你嚷，我能下料？”

“你，你管这个，我不跟你說，跟誰說，……你，你根本就沒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你！……”

尹承根更火啦，他猛地站起來，走近他說：“誰說我沒放在心上？”

“我說的。”老头子气得兩腮直動顫。

第三生產隊長費了好大的勁才把他們拉开。老头子退了兩步，气憤憤地說：“你，跟你說不通道理，我，我去找主席！”說完，他气呼呼的找主席去了。……

这时候，老人又對我說：“想把这些猪喂好，首先就得把脾性摸透，得順着它的脾性來……”說着他把头上的草帽往后推了一下，望着正在吃青草的一帮帮的猪羣，用手指点着說：“就說那个‘小白’吧，走道吃食，总是慢騰騰的，



打它一下連动也不动，再老实也沒有啦。在一塊喂食，食都叫別的給搶吃啦，肚子总吃不飽，这就得單 独喂它；那个‘老胖’，这家伙猾得很，一喂食，它就撞進去，吭吃吭吃几口，把干的都撈吃啦，吃得飽飽的就溜走，別的就得喝稀的；再那个‘老賊心’吧，它心眼最坏，像强盜似的，人不 在跟前，它就張着嘴，咬这个咬那个，吱哇乱叫都咬跑啦，独占一槽……这就得看着它喂；还有那个‘賴家伙’……”

老头子繼續数落着。他是那样的熟悉，熟悉得个个都能

說出脾性，个个都能叫出別名，並且都有他對付的辦法。一股敬佩的感覺涌上我的心，我說：

“啊，你這樣熟悉，你當了多長時間的飼養員呢？”

“多長時間？”老頭子笑笑說，“長啦，四年！”

“四年？”

“對了，四年！”老頭子非常得意地說，“這四年，总算摸出點經驗啦。”

山下肥沃的莊田上，鋤地的莊員們在愉快的唱起了歌子。那清亮而動聽的歌聲，清清楚楚的傳到山坡上來。老頭子望着山下，仿佛想起了什麼，傾過身，笑瞇瞇的對我說：

“嘿，同志，今年我有這麼個計劃。今春，莊員們積極響應國家號召，要超額完成生產計劃，每個莊員都提出了不少保證條件。我有点心急啦：我怎麼辦呢？我貢獻出點什麼呢？你可知道，我不是種地的，我打不出糧食，怎麼辦呢？我想出來啦。一天早晨沒等天亮我就去找金主席。

“金主席見我一大早去找他，有點奇怪，問：‘有啥事，起這麼大的早，牧場里出了什麼事嗎？’‘不。’我說，‘我想跟管理委員會商量點事。’金主席問：‘什麼事？’我說：‘管理委員會不是要我保證小豬的死亡率不超過百分之五嗎？不是要我保證完成一千五百元的收入嗎？’

‘是啊！’他還是沒明白我的意思。‘這些我都保證完成，保證死亡率還要降低，可我請求管理委員會給我五隻小豬。’他又問：‘這是為啥？’‘嘿，’我禁不住笑啦，‘我

有点用意！’金主席有点莫名其妙地問：‘什么用意？’

‘这——’我說，‘这先不告訴你，將來你們會知道。’过了些日子，農庄管理委員會經過討論，通知我：从超額完成計劃的部分，可以獎給我五只小猪。”

說到这里，老头子又爽朗地笑啦：“嘿嘿！同志，你听，我自己要五只小猪干什么？”說着他又笑謎謎地用手指給我五只小猪，“我选定的就是这五只小猪，到秋都能喂得肥胖，个个都能有二百多斤重……等打完場，作总结那天，我就把这五只肥猪赶去慰劳庄員們。那时候，我走上台去放高嗓門說：‘你們辛苦了！……我老头子沒有別的歌意，我有五只肥猪，一个生產隊分給你們一个……大伙好好吃一頓吧！’”說到这里他便哈哈的大笑了起來，顯得又年輕又爽快。

过了一会兒，他轉過身，輕輕說：“我这个計劃还没实现，你要給我保守秘密，可千万不能揚出去啊！”

我点头答应：一定替他保守秘密。

这时，一羣羣的猪向老头子集攏來，哼哼直叫。老头子抬头望望天說：“噢，晌午啦！”說着站起來，对我笑了笑說：“同志，改日再談吧！”說完，他揮着鞭子吆喝了两下，一羣羣的猪順从地往坡下走去了。

他跟猪羣后边，向坡下慢慢地走着。他那寬大而結实的背影，和那迈动着的脚步，輕快而又有力！他下到半山坡时，又哼起歌來了，那愉快的歌声，随着微風，飄到很远的地方去。

果樹开花的时候

我在老头溝車站下車，過了一條清河，沿着彎彎曲曲的一條山道，爬過一道又一道的山嶺，向小箕村走去。越往裏走，山溝越窄小，好像個木槽子。兩邊是老高老高的禿山，山坡上人造林吐出嫩脆的綠葉，遠望去像是庄稼苗。山當間是一條窄窄的小河溝，碧綠的清水，輕輕流着。河溝兩旁，剛剛下過種子的地面上，露出又小又嫩的青苗。

道上淨是一塊塊的小石頭，一不小心，就會把你弄個大跟頭。我眼睛盯着腳下，小心地邁着腳步，向前走着……。

前面吹來輕微的風絲，傳過一股撲鼻的花香。我抬頭往前一朧：前邊山根底下，斑斑點點的排列着一堆人家。在那些人家的后山坡，白花花、粉紅紅的一片，把我眼睛都弄花了。

“這一定是小箕村的果樹園了！”我心里這樣想——我雖然在縣里聽這村支書張春介紹過這村的果樹園，可万万沒想到果樹園這麼大，滿山都是果樹！

我剛走進村口，恰好碰見了老支書張春。他老遠就認出是我，笑着迎上來，親得像什麼似的，狠勁握着我的手搖了兩下，說：

“早兩天我就想你該來了，怎么還不來呢？我尋思你回去了？……”

“我已經跟你說定了，哪能回去呢！”

“是啊，我也想不能啊！”老支書微微笑着說，“你看見嗎？這片果樹園子，到山頂上你才能看到頭，一直到大溝里，足有五里地長……”

我向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見滿山坡白花、粉紅紅的一片，沒邊沒際，我說：“真是好大的一片啊！”

老支書興奮的合不攏嘴，笑着說：“這是現在啊，過幾年再來看吧，那時又不是今天的小箕村啦，連山頂都要變成果樹園……”

我問：“你說的那個老李頭在哪兒住？現在咱們去見見他怎麼樣？”

“你想在村里找到他？那可作不到；他早就分家，到山上去住啦！……”

我沒聽明白他說的是什麼意思，奇怪地問：“他為什麼分家？”

老支書哈哈笑了，臉上的幾道皺紋顯得更深、更顯明了。

過了一會他止住笑說：“別說一家人，就是全屯子的人都往一條繩上擰勁，還有分家的道理？你可不知道，這老頭子從去年成立了果樹生產合作社，選他當技術管理員后，勁頭就更足啦，整天混在山上，一到春天，連行李也搬到窩

棚上去啦。有时下山來，老伴气的直嘟囔：‘你还有沒有个家啦？連飯都叫孩子給送……’可他也不理睬，有时听得不耐煩啦，就說：‘囡囡你这碎嘴，又……’这么一抬屁股就上山去啦……。時間長啦，老伴也不勞叨，也不挖苦他啦，可她常当人們逗趣地說：‘你說我們那老头子嗎？他分家另过啦！’或說：‘出家当和尚啦！’逗的大伙直笑……”老支書說到这里，停了下來，卷了一根烟，点着火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意味深長地說：

“这里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呢！

“这是去年夏天的事，从吉林來了一个老李哥多年的老朋友。他一進屋，不見老李头，他就問：‘大哥呢？’

“老李嫂沒笑，裝得很正經地說：‘他分家出去另过啦！’

“‘怎么，分家？’那人信真啦，好半天沒說話，过了半天他才用埋怨的口气說：‘分什么家，老夫老妻的，还有一帮孩子！嘿，年歲大起來，倒來了怪脾气！……’

“他这一說，鬧的全家哄堂大笑，这一笑倒不要緊，倒把那入給楞住啦，……最后还是大青媳妇（李万山的兒媳妇）解釋說：

“‘哪是，大叔！媽說笑話唄！爹在后山坡看果樹園呢！’

“那人这才明白過來，笑笑說：‘好嫂子，你把我騙得这样老实！’……”老支書說到这里，把烟头扔在地下，用脚

踩滅后說：“你不是要見他嗎？走！上家吃過晌飯，咱倆就去。”

晌午過後，小箕村的后山坡又沸騰起來了，春風吹過來，那花綉成的山像波濤般的起伏，散播着濃濃的花香。果樹林子里，穿着鮮艷衣服的姑娘、媳婦們，還有那些年輕小伙子們，一面唱着山歌，緊張地工作着……一羣羣的叫不出名字的山雀，吱吱喳喳在天空飛翔，仿佛它們是在歡唱這美麗的春天。

山坡上，有個老头子，依在一棵梨樹上，一邊抽着煙，盯着果樹出神。看樣子他已經六十出頭啦，面孔紅黑，滿臉大鬍子。他掀動着鬍子，半張着嘴，喃喃的像是說着些什麼……

他慢慢的從嘴角上拿開煙袋，在樹根上磕了兩下，斜躺在山坡上，眯着兩只眼哼啦哼啦的唱起來……

老支書說：“你看見嗎，那老头子？他就是我們果樹生產合作社的技術管理員！你看他快老掉牙啦，還唱呢！一天從早到晚老是哼着，有時孩子們听了，就逗他說：‘你唱的是啥呀？’

“老头子撇着嘴，綑着臉說：‘啥？是歌唄！’

“‘啥歌子，一點也不好听。’

“老头子憋不住笑啦，緊緊抱起孩子，親着臉說：‘老爺爺快老掉牙啦，不比你們；來，給老爺爺唱一個听听！我給你摘一個大梨吃！’……就这么，那些孩子，老不離開他身

边……。

“这是去年秋天下果子的时候，延边歌舞团的一个同志来了。这老头子非叫他给梨树园子编个歌不可……。

“你听，现在他哼哼的调子，就是那个歌子！”

我们一边说着，从屯子后头进了园子，穿过花丛，向山坡走去。浓浓的花香真迷人。轻轻的微风吹过来，果树微微摆动着。白的，红的，粉红色的花瓣从树枝头落在我们的头上、身上。我们踏着轻松的脚步，一直向上坡走去。……

“嗯，你哼啦什么呀？”我们走近他跟前，老支书说。

老头子好像从梦中惊醒一样，猛地跳起来，瞪大眼睛，鬍子微微颤动着，半张着嘴，可没说出啥来……。

老支书介绍说：“这位同志是吉林的，他特意来访问你。”

老头笑了笑说：“我这老头子，有啥可访问的？”

“他是来找你谈咱们村果树园子的！”

“谈果树园子？”老头子满脸上的皱纹笑开花啦，好像他的鬍子也高兴的颤动起来。他以充满活力的眼光，扫望了一下那望不到边的果树林，满脸含笑说：

“你看见吗，这片果树林子，要问我现在有多少棵，那我可说不出来，可我知道这是两棵果树枝子传开的呀！过去，咳！……”他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停了下来，脸像八月的连云一样阴沉，半天不说话。我扭头问支书。老支书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似的解释说：